

发扬“二·七”革命精神

彻底批判“中庸之道”

——武汉地区“二·七”老工人和我校历史系部分
工农兵学员批林批孔座谈纪要

在批林批孔运动中，武汉“二·七”老工人同我校历史系部分工农兵学员一起，批判叛徒、卖国贼林彪贩卖中庸之道，反对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罪行。他们从哲学、历史、阶级斗争等方面，狠揭猛批中庸之道的反动实质。下面是他们的批判发言纪要。

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庸是形而上学的屁话

张士汉（“二·七”老工人、共产党员）：

中庸之道是孔老二为推行“克己复礼”反动纲领服务的思想武器。叛徒、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，同历史上搞复辟、开倒车的反动派一样，也狂热地鼓吹中庸之道。说什么中庸之道“合理”，是“辩证思想”。按照“中庸”的要求，就是要“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”，否则，就会“破坏统一”。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歪曲和篡改，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水火不相容的。

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，矛盾的对立和斗争是本来就有的，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共存，是暂时的、相对的，而斗争则是长期的、绝对的。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“神圣”事物。要前进，就要斗争，没有斗争，就没有生命。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本质的东西，是我们工人阶级都懂得的道理，这个道理，就是我们工人阶级通过斗争，求得解放的依据。

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，我们工人阶级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，饱尝阶级剥削的痛苦，没有人权，没有自由，上班拿牌，下班搜身，过着“成年累月做马牛，吃喝如猪穿如柳，军阀刀鞭沾满血，工人何时能出头”的悲惨生活。军阀买办资产阶级，为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，用“中庸之道”来欺骗工人，胡说“中庸之道”是“昭垂千古”的“孔子圣德”，把他们的统治说成是千古不变的世道，让我们工人严守中庸，甘心情愿受压迫，把脖子伸得长长的，任他们去宰割。以为这样，就不会“破坏”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的“统一”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就永世不变，万古长存。

黄正兴（“二·七”老工人）：

孔老二和林彪鼓吹“中庸之道”，麻痹我们工人的斗志，扼杀人民的反抗精神，是永远不能得逞的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蓄之既久，其发必速。一九二三年，我们京汉铁路近三万工人，举行总罢工，向盘踞在京汉铁路的反动军阀吴佩孚发起了进攻。这次斗争，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所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，我们工人阶级以“争人权，争自由”为战斗口号，用战歌来表达压在心中的怒火：千年仇，千年恨，“我们不该忍，不报仇，不雪恨，枉为世上人！”我们穷工人被反动军阀压榨、折磨，忍无可忍，深仇大恨象火山一样爆发，谁能阻挡得住？！我们罢工，是逼上梁山，是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逼出来的大恨！有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的统治，就没有我们工人的活路，不打破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的一统天下，不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吃人社会，就没有我们工人的解放。我们根本不信什么“中庸之道”，不管他搞什么“限度”，什么“不偏不倚”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跟着共产党，跟着毛主席，同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斗！我们的“限度”，就是要人权，要自由，要工人阶级的天下，要干社会主义，要为共产主义而斗争！有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，有我们工人阶级的团结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我们坚信，只要斗到底，一定能打烂旧世界，斗出光明来！二月四日，按照总工会的命令，我们拼尽全力，拉响了大罢工的第一声汽笛，京汉铁路工人斗争的号角，在汉口江岸响起，震动了武汉三镇，震动了全中国、全世界。全长三千四百多华里的京汉铁路，三小时内，便如死蛇一条瘫痪下来。我们工人的游行队伍，浩浩荡荡涌向街头，反动军警四散逃走，洋鬼子吓的象龟孙，躲在王八窝子里划“十”字，祷告上帝……。我们工人扬眉吐气。“二·七”大罢工向全世界说明，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先进的革命阶级，我们同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。

“二七”大罢工的爆发，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，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之间的尖锐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反动派不想尽办法来“防止”这场斗争的爆发吗？欺骗镇压都用了，但中国工人阶级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，冲垮了反动派重重阻挠，进行了推翻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黑暗统治的英勇斗争！这是对林彪“防止对立超过限度，就会破坏统一”的谬论最有力的驳斥。

童克勤（工农兵学员）：

林彪为什么偏要鼓吹中庸，那么害怕“破坏统一”呢？他就是害怕我们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，从政治上、思想上向地主资产阶级发动持续进攻。林彪妄图通过宣扬“中庸之道”，在工人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，“不偏不倚”地划一条“停火线”，把我们的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，这个范围就是保留地主资产阶级赖以苟延残喘的阵地，以便积蓄力量，卷土重来，实现其“克己复礼”即复辟资本主义的“大事”。

不难看出：中庸作为一种哲学，是要“把两个极端‘调和’起来”，“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”（《列宁全集》三十九卷五页）。中庸之道是十足的形而上学的屁话！

林彪越是反对我们搞斗争哲学，我们越是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坚持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，面对孔孟之道这股反动潮流，用“二七”革命精神，一反到底！一句话，就是要坚持革命，坚持斗争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。

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真理

中庸是剥削阶级的骗术

吴东山（“二·七”老工人、共产党员）：

孔老二鼓吹中庸之道，高叫“君子怀德”、“戒斗”、“无所争”，林彪也一唱一和，胡说什么“两斗皆仇，两和皆友”，“中庸之道……合理”。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，是十足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腔调。

在阶级社会中，“德”和“理”是有其阶级标准和阶级内容的，“仇”和“友”也是以阶级来划分的。这些满口“戒斗”、“无所争”的正人君子，到底怀的是什么“德”，“两斗皆仇，两和皆友”这句说教到底“合”的是那一家“理”？完全是合的“剥削有理，压迫有理”的“理”。我们“二七”老工人的亲身经历就是一面镜子。

一九一四年，我就进了工厂，说是搞搬运，其实根本不是人做的活，拚死拚活一天干十二小时，血汗都被榨干了，饭都挣不上，还不知什么时候挨工头的拳打脚踢，甚至坐班房。可是，军阀吴佩孚整天叫喊“保护劳工”，“赞成劳工立法”，大讲“中庸之道”，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。其实，这不过是他们剥削压迫的诡计罢了。整个铁轨下铺的都是工人的累累的白骨。反动军阀和资本家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，他们做梦还在想怎么赚钱，怎样残杀工人，他们是我们工人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敌。这个仇不是因为我们工人和他们斗才结下的，而是残酷的阶级剥削、阶级压迫造成的。两个阶级就像两股道上跑的车，走的不是一条路，只有斗个你死我活，即使“八级泥瓦匠”也“和”不到一块。

党成立后，就派人组织我们工人学习文化，学习革命道理，学习马列主义，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，充满着革命的信心。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：旧社会没有我们穷人出头的日子，站着死总比跪着生强，谁要阻止我们斗争，就豁出一条命，跟他拚到底！

吕志兴（“二·七”老工人）：

我们罢工斗争一爆发，吴佩孚就撕下了“孔子圣德”、“保护劳工”的假面具，像条疯狗一样张大血口反扑过来，用反革命暴力镇压我们工人阶级，打死打伤我们工人三百多名，工人的鲜血染红了武汉街头，洒遍了长江两岸。我的一条腿，就是当时被反动军警用大刀砍伤的，后来成了残废。我们“二七”工人的先锋战士，共产党员林祥谦同志，当时就牺牲在吴佩孚的屠刀之下。

但我们工人阶级没有被吓倒，反动派的屠杀，更激起了我们胸中的怒火。我们从反面认识了一个道理：和反动派讲中庸，就等于拿自己的血送给敌人当酒喝。只有斗争，才有出路啊！

在党的领导下，我们工人阶级和全国劳动人民共同奋斗，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，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，昔日牛马，成了国家的主人。回想五十多年来的斗争历史，深深感到胜利来之不易。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：斗则进，不斗则退，不斗则垮，不斗则修。这是实践证明了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。

“中庸之道”为什么几千年盛行于世呢？这是有它的阶级根源的。反动派只代表一小撮剥削阶级的利益，手中没有半点真理，只好靠骗人过日子。“中庸之道”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。贩卖“中庸之道”的祖师爷孔丘讲“过犹不及”，却挥舞屠刀赤膊上阵，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，一点也不以为过分。吴佩孚叫嚷：“孔子圣德，师表万世，昭垂千古。”可是，却草菅人命，残酷镇压工人运动，杀害了许多工人群众。林彪口说：“中庸之道……合理”，却丧心病狂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妄图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“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”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把亿万劳动人民重新推入苦难的深渊。历代“中庸之道”的鼓吹者，其实并不中庸，统统都是沾满鲜血的刽子手，张牙舞爪的反革命。他们的“不偏不倚”，是心长歪了，头长倒了，坏事做绝了。他们在反革命屠刀上贴上“不争”“不斗”“两和皆友”等金字标签，为的是掩盖屠杀人民的本质，然而画皮一被揭破，就露出了狰狞面目。

斗争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中庸是复辟倒退的手段

文良（共产党员）、梅想林（“二·七”老工人）：

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，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的。林彪鼓吹中庸之道，就是用历史唯心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。

毛主席说：“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，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做生动的、有条件的、可变动的、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，而是当作死的、凝固的东西去看，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，迷惑人民群众，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。”（《矛盾论》）毛主席这段话，深刻揭露出林彪鼓吹“中庸之道”在历史观上的反动实质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凡鼓吹中庸之道的家伙，都是主张复辟、主张倒退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。他们叫嚷“中庸之道”，用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，维护旧制度、旧秩序、旧文化，反对革新，反对革命，反对推动社会前进的斗争。

鼓吹“中庸之道”的孔老二，是搞复辟、开倒车的祖师爷，他要人们严守中庸，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，为的是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，继承已经断绝了的贵族世袭制度。

黄鉴宝、李协亭（“二·七”老工人）：

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现在的历史，我们是亲身经历了的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，吴佩孚、蒋介石也十分欣赏和鼓吹“中庸之道”。吴佩孚说孔老二的“中庸之道”是“万世师表”、“昭垂千古”的“圣德”，蒋介石叫嚷“中庸之道”是“经万世不变之定理”，要人们“各循其性，各得其所，而不相悖”，为的是军阀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“国体”不致破坏，镇压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“法统”不致断绝。在他们那里，中庸之道是与反革命暴力并行的反革命手段。

在社会主义时期，是前进还是倒退，是革命还是复辟，是革新还是守旧，斗争十分尖

锐，“中庸之道”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为地主资产阶级搞复辟服务的反动本质。社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，都有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、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出来阻挡，斗争的焦点，是反对还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问题。刘少奇、林彪把“中庸之道”作为一个重要思想武器反对党的基本路线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，极力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。他们大叫社会主义革命“不要过分”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改革“不要过早”，“不能改得不象样了”，他们攻击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是“发疯”，“搞得太猛”，是“蚀本生意”，“凭幻想胡来”；他们大骂反修斗争“做绝了”、“斗绝了”。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翻天覆地的革命变革，对各个领域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，林彪更是怀着刻骨仇恨，散布“今不如昔”的论调，妄图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，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。一句话，他们行中庸之道，就是要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倒转，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。这完全是白日做梦！

历史对“中庸之道”这种反动谬论给予了无情的批判。“阶级斗争，一些阶级胜利了，一些阶级消灭了，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。”历史上奴隶们的不断起义斗争，推动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；中国封建社会数百次大小农民起义的武装斗争，加快了社会历史的前进步伐。“二·七”斗争的历史，清楚地说明，我们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矛盾，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最后解决问题。没有毛主席领导下工农群众的武装斗争，工人阶级的解放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。

齐立文（“二·七”老工人、共产党员）：

“中庸之道”的反动说教，完全是骗人的鬼话。林彪鼓吹中庸，是要复辟资本主义，是要在中庸的背后杀我们工人的脑袋。我们懂得他“复礼”的阶级含意。我们反复辟，就要反“中庸之道”。我们“二七”工人都七、八十岁了。我们还要在反复辟、反倒退，坚持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继续前进。我们要把“二七”精神交给下一代，我的孙子是火车副司机，我经常给他讲：你不仅是我的孙子，而且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后代，是革命的财富，你们不单要接我们开车的班，更重要的要接我们斗争的班，接反复辟的班，接“二七”革命精神的班。我们“二七”工人跟着毛主席，为工人阶级，为社会主义干了半个世纪，你们要记住“二七”工人为革命事业洒过鲜血，要想着为共产主义理想继续奋斗。这些也是我们工人阶级对工农兵学员的殷切希望啊！林彪教子尊孔读经，要建立林家世袭王朝。我们工人阶级针锋相对，教子学马列，教子反复辟。你们在教育战线，反复辟反倒退，我们工人阶级支持你们！这为的是要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改变颜色。

崔晓国（工农兵学员）：

齐师傅的嘱咐，是工人阶级对我们年青一代的希望。教育战线，历来是两个阶级争夺接班人最激烈的阵地。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，这块阵地是在资产阶级手中。现在，工人阶级登上了大学讲台，掌握了教育大权，出现了一片大好形势。但我们入校以来，亲身体会到，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十分复杂尖锐的，存在着右倾复辟现象。

“二七”老工人的希望，是我们前进的动力，有工人阶级撑腰，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，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深入批林批孔，把教育战线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进行到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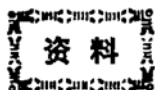
×

×

×

通过座谈，大家一致认为：“中庸之道”，千毒万毒，归根结底，就毒在它反对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、反对革命、反对前进上，是为林彪和孔老二“克己复礼”的反革命改变纲领服务的。“二七”革命斗争的历史说明，反潮流不是孤立的个人行动，而是整个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。因此，在批林批孔斗争中，我们工人阶级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而团结战斗！

“二·七”革命纪念馆整理
历史系学员



贾 谊 晁 错 桑宏羊

秦始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，统一了全中国，是法家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西汉初年，法家路线依然是反对当时奴隶主复辟势力、巩固封建中央集权郡县制的进步旗帜。汉高帝刘邦起义两三年就重新统一全国，依靠的是法家路线。汉初，中央政权基本上是崇尚法家的。贾谊、晁错、桑宏羊就是当时法家路线的代表人物。

贾谊，汉文帝时的青年政治家。由于他少年时就“颇通诸子百家之书”，为李斯的学生河南郡守吴公所赏识和推荐，年二十余，就被汉文帝任为“博士”，参加朝廷议政，“诸老先生未能言”，贾谊却议论风发，受到文帝器重，半年就破格提拔为“太中大夫”。他给文帝上过有名的《陈政事疏》，尖锐指出当时部分复辟分封制所造成的“殃祸”，主张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，削弱分封诸王的势力，“令海内之势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”，以强化中央集权。后被保守派排斥，出任长沙王太傅，死时年仅三十三岁。

晁错，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。他曾跟法家学者张恢“学申商刑名”，被汉文帝任为“太子舍人”，多所建议，号为“智囊”；汉景帝上台，被提升为“御史大夫”。当时分封诸王的复辟势力日益膨胀，晁错不顾他父亲的死劝和保守派的威胁，大胆揭发了“诸侯之罪过”，提出削藩以巩固中央集权的政策，遭到分封诸王的疯狂反抗。吴王刘濞等谋反，先喊出“请诛晁错以清君侧”的口号，目的是先清君侧，后逼宫。而在朝的保守派窦婴、爰盎等玩弄阴谋诡计，竟诱逼景帝腰斩了晁错；而吴楚七国接着就公开叛乱，景帝觉悟到上了当；以后依靠周亚夫在细柳营练好的中央军队，平定了七国之乱，实现了晁错的主张。

桑宏羊，汉武帝时代坚持法家路线的财政家。他制定和推行了“盐铁官营”以及“平准”“均输”等一整套经济政策，用以巩固中央集权，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了奴隶主残余势力。汉武帝死后，保守派霍光执政，策划了一次中央铁盐会议，从各郡国召来一批维护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儒家路线的代表，妄图改变汉初以来实行的法家路线和汉武帝的内政外交政策。桑宏羊以御史大夫的身份，在这次盐铁会议上，舌战群儒，坚决捍卫了法家路线，歌颂了商鞅、秦始皇以及晁错、张汤等的政治贡献，痛斥了那批儒生“饰虚言以乱实，道古以害今”的种种谬论。这次会后，霍光却罢了桑宏羊的官，并诬陷他谋反，捏造罪名，把他杀了。

贾谊被排斥，晁错、桑宏羊都被枉死，表明汉初复辟势力和反复辟势力的斗争是异常尖锐激烈的。他们的个人遭遇虽是一个悲剧，但他们所坚持的反复辟的法家路线却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。

(翟 始)